

彼岸花

安妮宝贝



那些靠近我的人
和我彼此拥抱和倾诉的人
和我一起观望彼岸花朵的人
他们的灵魂是我过河的石头

2008
新版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彼岸花

安妮宝贝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彼岸花/安妮宝贝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02-0917-2

I. 彼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4930 号

彼岸花

BIAN HUA
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8.25 印张 180 千字

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17-2/I · 884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版序

五本书在2008年1月一起出新版。不是作品集，也不是文集。是五本书的因缘，到了汇合的时日。里面的大部分书，都曾因为多次的再版，封面和版式一换再换。这一次它们将以互相统一的形式来出版。

第一本书出版时是2000年，开始写作，在1998年。敲落在键盘上的第一行字，第一个短篇小说，第一次随意信手署下女童式笔名，游戏人间的第一个自问自答。2008年，八本书。这些字在是非争议的喧嚣中行走，是孤僻而执意的旅人，有自己的目标所在。两边都不是家。

书一直在印。继续或者失踪，都不是紧要的事。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人，说这些字，这样或者那样，或试图把它评断成这样或者那样。热热闹闹，也都是无关的事情。这些字，微小自处，不过是偏僻山谷里幽蓝的一面湖，大雁也飞，燕子也过，风平浪静，从无留下痕迹。依旧不过是无用。

写了这些字，度过了十年。这是属于我的事情。其他的都不是。也无所谓是或者不是。这些字，被许多人阅读或议论，都不是存在。在被知会的瞬间，于暗中发出微光，如同只有在夜色里才能被发现

的萤火。这是它的生命。

这些字。对我来说，它们属于时间深处，黑暗本身。写在水面上。写在灰尘和光亮里。写在回声和沉默中。这些字。它们是一面镜子，映照人对春日，花鸟迁就。是一条道路，劈开大海，屏息前行，踏过之后，注定回头不是岸。它们在最起初，亦不过仅仅是一种纪念。为了写给自己。

新版的封面，分别选取唐草，波涛，青竹，山茶，流线的传统图案。白色，灰色，杏色作为底色。旧日各异的版本，都已过期作废。新的开始，重新描下选定的色彩，自在又坦然。一切继续，一切都无恙，似乎如同最初。

只有心知道，岁月不宽宏，青春转眼落根结果，不见了花影缭乱。浓烈黯然已成为过往。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，青山深深。旅人依旧在行路。

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攘过后，字里行间，人我两忘，相对无言。

安妮宝贝

2008年1月8日 北京

目 录

1	自序：倾诉的完成
	Side A 乔
7	咖啡店里邂逅小至
37	音像店男人
67	森的一块硬币
	Side B 南生
93	山顶上的女孩
105	林和平
113	童贞的过往
145	南方爱情
167	流离
187	除夕
	Side C 散场了
199	一个人的生活
229	某种结束
243	去往别处的路途

自序：倾诉的完成

我是一个写书的女子。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。书出版，但未曾知道我的读者到底是哪些人。

他们写 E-mail 给我，或者在某个场合对我微笑。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相见。

也有偶尔的见面。比如空闲的时候我去书店。突然听到有人说起我的名字，在寻找我的书。那一刻我离他很近，能够看到他的脸和表情，闻到他的气味。彼此的距离也许只是 10 公分。

我是一个穿着旧牛仔裤，头发略显凌乱，不施脂粉的女子。他是一个看过去内心有潮湿的人。我在暗处。他在明处。我们即刻会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。但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有一场潜在的倾诉。

后来我在上海开始写第一部长篇。想起的主题，依然是关于一场倾诉。

因为倾诉，我们和陌生人，陌生的地点发生联系。就好像旅途中，在飞机上，火车上，轮船上，或者旅馆房间里，邂逅陌生人。知道时间就这么多。总是会有告别。告别以后或许再不会相见。于是就有了黑暗中的对谈。摘除面具。敞开心扉。这样倾诉才能开始。然后卸下包袱，重新出发。

那段时间，每天差不多写作10个小时。有时候是5个小时。从深夜写至凌晨。然后一个人趴在窗台上抽烟，看着荒芜的深蓝天空。有人说：白昼的时间总是有限，而黑夜却广阔无边。我的无数个夜晚，是持续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写作。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。但我相信，总是有一些人，和我一样地醒着。无法入睡。也发不出声音。

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叙述者。因为我见过带着创伤的无法示人的感情。一些人盲目的生活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。我相信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真实的理由，所以要寻找那个疼痛背后的理由。它们是精神的一个内核。我希望我的小说里只有展示，而没有判断。因为我不相信人性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。

任何事物有缺陷才会完美。这是我的审美观。

一个写作者，必须保留那种放眼于人性而非个人的痛苦的敏感，才能从事这份艰苦的工作。

10年之前，我睡觉之前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。是一个女诗人写的小说，在书店里打折沾染了灰尘。后来它一直陪我走在路途上。10年之后，有人写E-mail对我说，睡觉之前看我的小说，觉得被安慰，然后入睡。那个女诗人已经消失。而我在继续写作。

我相信，有些人的作品始终是写给寻求着沟通的灵魂观望。即使只是一小部分的人。

写完小说以后，有过一次长途的旅行。深夜11点的时候看到草原烂醉的晚霞。高山上的湖水，清澈的眼泪。月光照亮山顶的积雪，一片白茫茫。我们在寂静的山路上行走。这是高山顶上的夜晚。彻

夜难眠。

我想起我所选择的生活。那是一条流离失所的路途。有时候很美。有时候也让人恐惧。可是我的生活就是如此。幸福始终是一种幻觉。我们在幻觉中起伏。

我知道有很多人，他们漂泊过不同的城市，只为找到一个喜欢的地方留下来。告别过很多遭遇的人，只为找到一个温暖的人和他相守。就像我始终在写作，也许是为了找到一条路途让自己的灵魂平静。

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以不断出发的姿势得到重生。为某些只有自己才能感知的来自内心的召唤，走在路上。无法停息。

如果曾经在《告别薇安》的23篇短篇小说里，零星地破碎地讨论过有些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，那么在这个长篇里，是持续地走了一段更深远的路。关于童年和死亡，热爱和决绝，纠缠和解脱……《告别薇安》曾经是一个人刚出发的姿态，有很多单薄的锐利，容易被打碎，所以有疼痛。但我希望这个长篇对读者来说，不再是一波一波的激荡的潮水。而是面对着夜色下一片深不可测充满寓意的大海。沉默地面对。互相安慰。

很长的时间，沉浸在这个写作着的故事里面。虽然因为写惯了简洁利落的中短篇，长篇的结构让我在反复中怀疑。但随着不断出现的人，和他们之间的发生，我看到时光。消失的和经过的时光。它像一条大河，平静而奔腾。我们观望着对岸，等待泅渡，看到彼岸盛放的花朵，却无法抵达。那是巨大的空虚感，控制了对生命的质疑。

所以在这个长篇里有很多人的体验的往事。就好像小说里的女孩要对那个男人放映的属于自己的电影，她说观众会看到自己在里面。年老的人看到盛放。年少的人看到枯萎。失望的人看到甜美。快乐的人看到罪恶。因为那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。

7月底，我在上海过完自己的生日。和两个朋友去茂名路的酒吧，喝酒。陈旧的梧桐，潮湿的空气。这是我居住和热爱的南方城市。

某天的黄昏我在北京的长安街散步。看到笔直的马路，在渐渐弥漫的夜色中显得空旷。广场上很多人。年代久远的地铁速度很慢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三里屯的酒吧，半夜时分有人把椅子撤掉，然后把木桌子拼在一起，跳上桌子开始随着激烈的电子节奏锐舞，兵荒马乱的吵闹。这个城市自有它截然不同的气味。

我想我要来到北京。因为我爱上北京的夜晚。

离开上海的那一个夜晚，在虹桥机场看到天空一抹灰紫色的晚霞。透过夜航飞机的玻璃窗往下看，地面上的城市一片万家灯火，霓虹流动。上海，这个华丽庞大的城市，在夜色中就像一艘空荡荡的船。我对这个城市的倾诉已经完成，所以要告别。

那一刻因为生活拥有的能够不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，因为心中始终贯彻着的一往无前，我热泪盈眶。

安妮宝贝

2001年7月 上海

Side A

乔

咖啡店里邂逅小至

我是乔。这一年春天，我在上海。

每天在家里写作，同时为数家杂志撰稿，写专栏。让每个字产生反映精神、兑现物质的价值。说来这应是我唯一的谋生技能，收入虽不稳定，但维持生存尚可。

这种生活在旁人的眼里，也许过于随性及缺乏安全感。但对一个长年没有稳定工作且不愿在人群里出没的女子来说，就好像是潜伏在海底的鱼。有的在几百米，有的在几千米，冷暖自知，如此而已。

我是一个生性自由散漫的女子。或者换个角度来说，我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所谓自私的标准是：只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。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：比如长时间睡觉，去附近的酒吧买醉。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。神情困顿，装束邋遢。常常席地而坐，咧着嘴巴放肆大笑。有时候过分敏感，所以显得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。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。

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，不如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我对这一切并无兴趣。我漠视除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。不太容易付出。有享受孤独的需求。

也许这一切特性注定了我只能选择写作。我喜欢它能让我采取

合理的方式逃避某种现实和喧嚣。虽然感觉中，被长期性抑郁症所困扰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职业。

4月上海依然寒冷，但能够感觉到春天循序渐进。

有时在某一个下午，突然有心情。坐公车出去观望城市的春天。坐最后一排空荡荡的位置，把脚搁到舒服的角度。当车子慢腾腾地行进在因为修路而交通堵塞的马路上，就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春光和艳丽女子。平静的午后。陈旧的欧式洋楼。晒满衣服的院子。露台的一角开出粉红色的蔷薇。梧桐树的绿色叶片闪烁着阳光。路边英俊的法国男人，在阳光下面微微眯起眼睛，脸上有茫然而天真的神情。

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。就像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个日本乐队的名字。它叫 Every Little Thing。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。喜欢简单生活。做喜欢的事情。住在喜欢的城市里。最好还能遭遇到喜欢的天气，喜欢的男人和女人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不会有任何复杂的借口和理由。

这是我信奉的生活原则。

小至出现的那个下午，是个晴天。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。可是那天的阳光非常好。金色的阳光似乎能穿越胸膛，抚摸到僵硬的心脏。如同一次重生。

小至说，我们去买DVD。很好的阳光就闪烁在她的头发上。她

的头发放很凌乱，潦草的，略显褐色，像一大把松软的晒干的海草。一点点化妆也无的女子，穿一件灰黑的棉大衣。里面是黑色的厚棉T恤，手腕上系一根红丝线。她穿得很少。然后习惯耸起肩膀做萧瑟的样子。微笑的时候眼睛和唇角有甜美的弧度。平淡年轻的面容似乎能散发出薰衣草般的清香味道。

我说，你喜欢什么片子。

太多了，说不清楚。我对它们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。演员有Jeremy Irons。喜欢他的眼神，像《圣经》里面的故事。

什么意思？

隐晦，湿搭搭的。

他最近好像有张新片子对吧。

对。《卡夫卡》。可以去找找。

不奇怪她和我有相同的爱好。虽然Jeremy Irons看过去只是一个孤僻的男人。有着英国人常有的狭窄的瘦脸。鼻翼两侧深长的纹路，一直延伸到唇角。在东方的命相书里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，称之为法令纹。

网上查阅的资料：13岁寄读于谢尔蓬的一所学校。早先立志当一名兽医，可后来读了大量戏剧书籍，认为舞台更适合于他。来到布里斯托尔，加入老维克剧院，跟彼得·奥图尔一起演出。1971年进军伦敦，先是在街头演出，后在舞台与荧屏上献艺。70年代后期，开始成名。

雨水绵绵的城市，长年不见阳光。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

霉菌。他在夜色的大街上神情潦倒地独自行走。神经质的美感。手指修长，脸色苍白。在主演的电影里，大部分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。他是喜欢纵身扑入的人，虽然姿态优雅，依然常常溃败到底。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，汹涌盲目，但是并不肮脏。只是那种无声的绝望，一丝丝，一缕缕地，从他的皮肤，他的头发，他的手指散发出来。渗透在空气里。消失在时间里。

我们收集他所有的片子。《蝴蝶君》，《洛丽塔》，《爱情重伤》，《命运的逆转》，《中国匣子》……然后在我的租住屋里，一边喝威士忌加冰配奶酪，一边看至深夜。

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。那些心里有阴影的女人，看着他的眼神，会觉得满足。就好像一间阴暗的屋子。它不是盲人般的黑暗。它是阴暗。安全地，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自己的欲望。也许这就是区别。多一点就变成了恐惧。少一点就丧失了秘密。我想，我和小至就是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女子。

我在上海并未认识太多有趣的女子。我的生活范围非常狭小，基本上是租住房附近的街区，包括酒吧，电影院，四川菜餐馆，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，花店，音像店……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接触，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。

他们也许是一些非常害怕寂寞的人。需要感知彼此皮肤的温度和气味的包围，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心脏上的破洞。而我觉得，朋友应该是按需要划分的，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彼此采取合适的方式。比如有些朋友专门用来聊天，你就不要去向他借钱。有些朋友只可以

一起做爱，你就把灵魂和身体的距离划分得干净。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，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。

去参加过几次所谓的派对。地点大部分是选择在五星级酒店，女主人也总是有着某种时尚的身份，然后拉一个大商家做赞助。去的人要提供名片，可见这种活动渗透了势利的潜伏因子。一屋子衣着光鲜的情色男女，身份有金融，广告，出版，网络，贸易等各界人士。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，白衣的侍应生托着放满酒杯的大托盘来回穿梭，请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，还有主持人在台上插科打诨。很多人在握手，拥抱，亲吻。某个瞬间你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自己出现在某部场景不是搭得太地道的电影里。

我欣赏那种穿梭自如的女子，因为她们是上海洋化风情的代表。英语流利，眼神清晰。看得清楚自己的未来和值得笑脸相对的人。这些身材高挑，艳光四射的美女，大冬天穿短袖的织锦缎旗袍，裹流苏纯羊毛披肩围巾，却赤足穿一双镶水钻的细高跟凉鞋。肤色胜雪，软语呢喃。有精致的妆容和不懈可击的优雅笑容。

身份暧昧。也许白天出入高级百货公司和位于高尚地段的写字楼。或者白天睡觉，晚上苏醒，夜夜狂欢在Disco和酒吧。她们是真正的时髦女子，享受物质操纵生活从不迟疑和犹豫。虽然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，脸上有因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表情。

剩下的就是一些无聊的人，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。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男人，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，坐一会儿，然后沉默地离开。

我和那些男人应属同类。只喜欢独自拿一杯酒，挑一盘子杏仁